

# 从汉字三平面理论看部件教学法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应用

赵琳

(郑州大学 文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部件教学法是国际中文教育最常用到的一种汉字教学方法, 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结合汉字三平面理论, 从“形体”“构意”“职用”三个视角对此方法进行重新探讨。研究结果显示, 部件教学法通过将汉字拆分为基本部件, 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 and 记忆汉字结构, 从而提高学习效率。然而, 部件教学法也存在一些不足, 如可能忽视字音字义、难以区分形近字、教学顺序可能存在问题等, 因此, 需要与其他教学方法相结合, 取长补短, 以更好地完成汉字教学任务, 提高学习者的汉字学习效果。

**关键词:** 部件教学; 汉字结构; 汉字三平面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 一、部件教学法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研究概况

### (一) 部件教学法的产生与早期实践

部件教学法最早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 最初是为了解决国内小学识字教学中汉字教学效率较低、学生识字负担较重的难题。当时文之初(白海滨笔名)在《文字改革》上发表《汉字部件应该规定名称》, 首次提出“部件教学法”, 认为学习汉字除了要了解整体, 还要分析部件、弄清结构, 文章赞同吴建一《偏旁所处部位及其名称》的建议, 赞成从现代汉字实际出发按照偏旁(部件)所处地位来定名称。<sup>1</sup>这一理念为部件教学提供了结构化分析范式, 为部件教学法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随后, 1965 年秋, 河北省沧州地区孟村回族自治县城关小学低年级语文教研组参考当年《文字改革》月刊发表的关于统一偏旁部首问题的讨论文章, 在识字教学中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部件识字法”实验, 效果良好。在教学中, 教研组主张将识字教学过程分为“三级结构”: 一级结构主要聚焦于独体字, 采用笔画分析法, 结合独体字的教学, 向学生传授汉字的笔画名称和书写笔顺; 二级结构主要适用于合体字, 采用部件分析法, 在教授新部件的同时, 也讲解合体字的构成方法; 三级结构则是在学生熟练掌握合体字构成方法及积累一定数量的部件知识后, 运用组合部件分析法, 对字形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三级结构, 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sup>2</sup>提高了学生的识字效率与质量, 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学习

<sup>1</sup> 文之初: 《汉字部件应该规定名称》, 《文字改革》1965 年第 10 期, 第 12-13 页。

<sup>2</sup> 苏静白: 《运用部件分析字形进行识字教学的做法》, 《文字改革》1982 年第 1 期, 第 24-26 页。

习惯。

1978 年秋，湖南省长沙市砂子塘学校的黄梦钧团队首次进行了“部件识字法”的教学班实验，根据汉字的组装原理，按部件和部位来分析字形结构，按照笔画——偏旁部首——汉字三级结构有层次地展开教学，以帮助儿童掌握汉字的音、形、义的联系，突破字形的难点。到 1983 年，全班 49 名学生均顺利考入初中，其中 27 人更是进入了重点中学，这标志着该教学法实验的初步成功。随后，黄梦钧团队精心编纂四册教材，充分展现了部件识字法的独特优势，并将实验范围扩大到跨县、市、省 83 个教学班。<sup>3</sup>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实验，部件识字法被证实是一条高效率和质量好的识字教学路径，能有效助力学生识字、提高读写能力、促进智力发展及品德培养。

## （二）部件教学法的理论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汉字的信息化处理成为了重要课题。为了更好地利用计算机处理汉字，部件分析得到了特别关注，这也直接促进了汉字学界对部件本身的深入研究，促使汉字部件理论更加成熟。

张普在《汉字部件分析的方法和理论》（1984）中系统探讨了部件分析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他指出，传统汉字分析方法因缺乏定量统计与统一标准，难以满足计算机信息处理需求，导致编码方案碎片化。他提出“部件拆字法”这一核心理论，主张从形切分，强调部件分析应基于现代楷书字形，优先考虑操作的普适性而非古文字义理，并制定十种基本结构图形作为分级切分依据，通过动态定量统计，如组字频度、加权频度、部位频度等，揭示了高频部件的分布规律，为优化键盘设计提供了数据支撑。同时，他还呼吁统一术语体系，如“成字部件”“结构图形”，建立国家标准部件库以规范汉字教学与信息处理。<sup>4</sup>张一平在《汉字编码技术与中文信息处理》（1985）中从新技术革命角度探讨了计算机的汉字终端问题。他结合汉字编码的原理简况、历史发展及典型案例指出了汉字编码、识别技术在中文信息处理中的重要性，介绍了拼音编码、拼形编码、音形编码三种设计思想，以河南省计算中心工程师王永民发明的《五笔字型》编码方案为例展示了我国拼形编码的进步和突破，标志着我国汉字输入走向了实用阶段。<sup>5</sup>潘天华在《“汉字部件教学法”刍议——兼论汉字教学方法应与编码方法“兼容”》（1994）一文中，深入讨论了“部件”的界定范围，并通过实例展示了现行汉字部件拆分的可能性与合理性，确定了部件分析法在计算机汉字编码中的优势地位，即可与“形码”兼容。学生在拆分部件的同时，也同步掌握了汉字编码输入技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习效率，并为更多的人学习和使用计算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sup>6</sup>这

<sup>3</sup> 岳霞：《“砂糖”故事① | 首创部件识字法，小学老师拿到教育部劳动模范奖》，《长沙晚报》2023 年 9 月 18 日。

<sup>4</sup> 张普：《汉字部件分析的方法和理论》，《语文研究》1984 年第 1 期，第 37-43 页。

<sup>5</sup> 张一平：《汉字编码技术与中文信息处理》，《殷都学刊》1985 年第 2 期，第 81-87 页。

<sup>6</sup> 潘天华：《“汉字部件教学法”刍议——兼论汉字教学方法应与编码方法“兼容”》，《镇江高专学报（综合版）》1994 年 12 月第 3、4 期合刊，第 31-36 页。

些看法不仅推动了汉字部件理论从经验分析向科学化、标准化转型，还体现了计算机时代汉字研究的多学科交叉特征。

除此之外，学界对汉字部件的定义、分类及拆分原则的深入探讨，也推动了部件教学法的理论发展。傅永和在《汉字的部件》（1991）中探讨了分析汉字的几种方法，并归纳了当时学界对部件定义的看法。他将“部件”定义为：“部件是构成合体字的最小笔画结构单位，其下限必须大于基本笔画，上限小于复合偏旁。”<sup>7</sup>潘德孚、詹振权在《汉字部件的研究》（1995）中从汉字字形编码方案设计的角度入手，结合汉字的特点将部件定义为拼构汉字的基本单元，是汉字中具有可分离性的相对独立的笔画结构块或基本笔画。<sup>8</sup>苏培成在《现代汉字的部件切分》（1995）中指出，部件切分对汉字教学、应用和标准化意义重大，主要涉及确定末级部件和切分层次两个问题。在确定末级部件时，单笔画、相离笔画、相交笔画、封闭笔画、相接笔画各有规则；而确定组合层次有单纯字形和构字两种原则，前者只看字形，后者兼顾字音和字义，但因汉字的有序性和无序性，部分字只能用单纯字形原则。他还提到，切分方法不唯一，都有局限，需不断完善，避免怪异切分。<sup>9</sup>费锦昌在《现代汉字部件探究》（1996）中揭示了部件定义出现诸多分歧的原因，并结合现代汉字字形的特点，在借鉴相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张赋予单笔部件合法地位，建议将“现代汉字部件表”细分为“基础部件表”和“复合部件表”两部分。他进一步阐述了“部件”的概念：“部件是现代汉字字形中具有独立组字能力的构字单位，它大于或等于笔画，小于或等于整字。”<sup>10</sup>班吉庆、张亚军在《汉字部件的定义》（2004）中深入剖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汉字部件的定义的优劣得失，肯定了1997年国家语委颁布的《GB13000.1 字符集汉字部件规范》中有关部件的定义，即由笔画构成且可以组配汉字的构字单位。<sup>11</sup>

尽管关于部件的定义、分类及拆分原则，许多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从以上对部件的定义来看，学界在“部件是由笔画构成，是组配汉字的构字单位”这一观点上基本达成共识。而分歧点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部件是否包含基本笔画，二是部件是否必须具有区别汉字音、义的作用。这些观点对部件教学法在汉字研究和应用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部件”也逐渐成为了汉字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

### （三）部件教学法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研究概况

9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汉字教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汉字作为汉语学习的基础，其复杂性给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带来了巨大挑战。学者们开始关注汉字部件

<sup>7</sup> 傅永和：《汉字的部件》，《汉字研究与整理》1991年第12期，第3-8页。

<sup>8</sup> 潘德孚，詹振权：《汉字部件的研究》，《中文信息》1995年第3期，第46-48页。

<sup>9</sup> 苏培成：《现代汉字的部件切分》，《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3期，第52-55页。

<sup>10</sup> 费锦昌：《现代汉字部件探究》，《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2期，第20-26页。

<sup>11</sup> 班吉庆、张亚军：《汉字部件的定义》，《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62-65页。

及其在汉字教学中的作用，这也逐渐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张旺熹在《从汉字部件到汉字结构——谈对外汉字教学》（1990）中通过对 1000 个最常用汉字的分析，发现这些汉字中大部分部件的覆盖率较高，且结构相对简单有限。<sup>12</sup>崔永华在《汉字部件和对外汉语汉字教学》（1997）一文中，从记忆规律的角度出发，在汉字甲级大纲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甲级汉字的部件特性，如部件可称谓性、部件表意性、部件长度等，并探讨了在教学中运用部件的可行性，为对外汉字教学如何利用汉字部件提出了科学的设想。<sup>13</sup>这些观点都为部件教学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使得部件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地位不断上升，其内涵也渐趋完善。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部件教学法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部件教学法的本体研究。学者们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部件教学法的内涵及具体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使得部件教学法理论日趋完善。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如下两篇：一是闵意雯、沈基松的《谈对外汉字教学中的部件教学》（2017），文章论述了部件教学应该遵循的三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三结合原则和渐进性原则，即部件切分应以有利于对外汉字教学为首要目的，在教学中需结合部件音、形、义三方面的特点，以及依据部件的难易程度及使用频率等组织教学。<sup>14</sup>王文田在《对外汉语常用汉字教学法研究》（2016）中提及了部件教学法的定义及分类问题。文中明确指出，部件教学法是以部件作最小教学单位进行汉字教学的一种方法。根据不同的教学顺序，部件教学法可以分为整字拆分教学法和部件整合教学法两种，前者通过拆分汉字的方法介绍汉字结构和组成部分的汉字方法；后者则是先介绍基本部首、部件，然后进行整字教学的汉字方法。整字拆分教学法以整体的汉字为学习单位，强调汉字的整体结构，部件整合教学法以基本部首和部件为学习单位，强调字的组成规律。在汉字教学实践中发现，相比较其他的汉字教学法，部件教学法应该是最有助于外国留学生学习汉字的教学法。<sup>15</sup>

整字拆分教学法，通过层次拆分（即逐层拆分），清晰展现汉字的结构和层次，让二维平面的方块汉字的逻辑性跃然纸上。这样不仅有助于教师教学，也能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汉字结构。其教学过程依次为：展示教学内容（整字）——逐层拆分并分析汉字的结构及组成部分——复现记忆——联系音义——强化记忆。比如在讲解“岚”这个字时，可拆分为“山”和“风”，山间风起雾生便是“岚”。再比如“志、忑”，可拆分为“上”和“心”、“下”和“心”，心脏上上下下跳个不停，表示心神不宁。

部件整合教学法，以通用部件为教学核心，通过部件衔接汉字。但需注意，其最终目的仍是汉字教学，而非部件教学，故此法适用于已经掌握汉字复杂结构的汉语学习者，这样他

<sup>12</sup> 张旺熹：《从汉字部件到汉字结构——谈对外汉字教学》，《世界汉语教学》1990年第2期，第112-120页。

<sup>13</sup> 崔永华：《汉字部件和对外汉字教学》，《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3期，第49-54页。

<sup>14</sup> 闵意雯，沈基松：《谈对外汉字教学中的部件教学》，《课程教学》2017年第15期，第89-90页。

<sup>15</sup> 王文田：《对外汉语常用汉字教学法研究》（硕士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6年。

们才有可能将零散的部件组合成整字，深化对汉字的理解。其教学过程依次为：展示部件——展示汉字的结构类型——拼合整字——联系音义——强化记忆。比如，由“口”构成的字多与嘴巴有关，那么就可以联系之前所学，拼合“嘴”“叫”“唱”“喝”。再比如由“木”构成的字多与树木有关，将“杨”“枝”“椅”整合教学，效果更好。

综合来看，整字拆分教学法较部件整合教学法灵活度高，难度偏大，更适合汉语水平较高且有一定汉语基础的学习者，而部件整合教学法反之，更适合初学者。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根据教学对象的汉语水平、课程类型等，灵活选择教学方法，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是部件教学法的应用研究。部件教学法虽最先在国内小学语文教学实验，但对小学语文应用的研究很少，主要集中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应用研究。万业馨《文字学视野中的部件教学》（2001）中从文字学的角度界定了汉语教学的部件，并论述了对外汉语部件教学的方法，即代入法。具体来说，就是对于那些与形声字同音而常用程度又比较高的声旁字，可以先进行讲授，但是鉴于声旁字与形声字之间读音的不对应关系，应谨慎进行读音类推的引导；对于那些读音与所组字并不完全相同，常用程度又不如所组字的声旁字，则应用归纳排比的办法，将具有同一声旁的形声字放在一起，如“根、跟、狠”，各标上读音，然后引导学生注意相同的部分——声旁字，并比较它与形声字的读音异同，启发学生进行联想记忆。<sup>16</sup>赵雅思、岳静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部件教学法研究》（2012）中探讨了对外汉语教学中部件教学法的运用。在教学中，通过拆分部件，如“溢”“炙”等，能帮助学生直观理解其含义，而“旦”字的部件能提示意义，从而增强学生对陌生字的识别能力；而组合部件，如利用“小”“大”等基础部件卡片组合成“尖”等字，能激发学习兴趣，加深记忆并帮助学习者掌握构字法。同时，文章也提到了部件教学可融入文化知识学习，帮助理解汉字文化。<sup>17</sup>这些独到的见解为后来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应用部件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

随着部件教学法相关理论的逐渐完善，越来越多的对外汉语教师对其认可并在教学实践中运用，使得部件教学法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具有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臧婷在其硕士论文《“部件教学法”在汉字教学中的应用》（2012）中，基于对语料库中所选的440个汉字的深入分析，系统论述了部件教学法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可行性。在研究过程中，臧婷结合自己的教学体验、观察和总结，提出了部件教学法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的应用方法，即以集中识记为主，以随文识记为辅；从汉字构成部件入手，分层次识记汉字；结合多种技巧，提升汉字学习的有效性和趣味性。<sup>18</sup>石肖在其硕士论文《部件教学法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安阳师范学院留学生为例》中，以安阳师范学院泰国和孟加拉国的

<sup>16</sup> 万业馨：《文字学视野中的部件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期，第13-19页。

<sup>17</sup> 赵雅思，岳静：《对外汉语教学中部件教学法研究》，《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65-66页。

<sup>18</sup> 臧婷：《“部件教学法”在汉字教学中的应用》（硕士论文），华中科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2年。

留学生为教学对象，进一步验证了部件教学法的实际应用效果。她利用部件教学法分析了《HSK 标准教程》前四册的汉字构成以及教学设计的相关要素，并据此进行了教学实践与反思。研究结果显示，部件教学法在教学设计和教学实践方面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对于零起点的孟加拉国留学生和初级阶段中后期的泰国留学生，该方法能够有效提高他们的识字效率和识字量。尤其在泰国留学生群体中，部件教学法被证明在区分形近字和同音字，以及系统归纳学习汉字的效果最佳。<sup>19</sup>石肖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部件教学法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为汉字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目前应用于对外汉语课堂的汉字教学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据国内学龄前儿童汉字教学经验、小学语文教学经验进行改造而形成的汉字教学法，一种是吸收和借鉴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经验而形成的汉字教学法。尽管儿童学习母语与成人学习第二语言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两者之间亦不乏共同之处。不少学者认为，学龄前儿童汉字教学经验和小学汉字教学经验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颇有借鉴。<sup>20</sup>追溯部件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历程，不难发现，它是借鉴国内小学语文教学经验而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汉字教学法。

## 二、汉字三平面与部件教学

部件教学法经历了从萌芽到蓬勃发展的过程，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逐步确立了稳固地位，其理论体系得到了持续的优化和完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延伸。前文已对部件教学法的发展脉络、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细致梳理，使我们对这一教学法形成了较为全面的认知框架。然而，伴随汉字教学研究的逐步深化，如何以更具科学性与高效性的方式运用部件教学法，已然成为该领域新的重要探索方向。汉字三平面理论的提出，为汉字教学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视野。这一理论从“形体”“构意”“职用”三个维度对汉字进行深度剖析，揭示出汉字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与独特规律。当我们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部件教学法与汉字三平面理论的有机融合时，不难发现二者的结合为对外汉字教学带来新突破的可能性。

### （一）汉字学三平面理论概述

汉字研究三平面理论是李运富在《汉字语用学论纲》（2005）中正式提出的一种汉字研究理论体系，主张从汉字的形体、结构、职用三个维度来全面研究汉字。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形、音、义”三要素的研究模式，更加科学地反映了汉字的本质属性和研究方法。

所谓形体，即指汉字所存在的外部形态，是我们所看到的客观样式，包括书写单位、书写方法、书写风格、字体类型、字形变体等，通过对字体字样的研究形成“汉字样态学”。

构意指的是汉字的“构意”，主要指汉字的构形理据和构形规律，包括构形单位、构件类别、构形理据、组合模式以及各种构形属性的变化等，这些可形成汉字构形学；“职用”

<sup>19</sup> 石肖：《部件教学法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安阳师范学院留学生为例》（硕士论文），安阳师范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9年。

<sup>20</sup> 王文田：《对外汉语常用汉字教学法研究》（硕士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6年。

即为汉字的职用、职能、功用，研究字符的职能，主要指用汉字怎样来记录汉语，包括记录单位、记录方式、使用属性、字词对应关系、同功能字际关系等，这可以叫作汉字语用学。

21

## （二）从汉字三平面视角看汉字特点

李运富在《“汉字学三平面理论”申论》（2016）中认为汉字的字音和字义是语言学层面的，而字形是属于文字学层面的，他的三平面理论打破语言层面回归到了文字层面，将汉字置于形体、构意和职能三个平面进行研究。

### 1. 从“形体”看汉字特点

汉字在外部形体方面最突出特点就是平面方块形，从历时的角度看，不论哪个时期的汉字，都是以平面方块形作为表现形式，以上下、左右、内外等方式作为结构框架，笔画的多少、构件的繁简都不会突破这个小小的田字格。

### 2. 从“构意”看汉字特点

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区别于其他语系文字最大的特点在于其结构。从结构上看，汉字是由构件组成的，以表意构件为主要组成部分，以示音构件和记号构件为重要组成部分。汉字构件种类繁多且功能复杂，在不同结构框架下，相同或不同功能的构件会组成各不相同的汉字。如：“机与朵”“唯与售”“叮与可”“晾与景”等，都是同样构件在不同结构框架下的具体表现。

### 3. 从“职用”看汉字特点

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够延绵不绝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能分化同音词的特点是主要原因之一。汉语中单个的字具有多种使用职能，是汉语语素和音节的表达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字的使用职能也随之发展，基本形成本用、兼用、借用三种基本职能，这三种职能的产生和发展与汉字发展过程具有密切关系，对汉字特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三）汉字三平面理论与部件教学







汉字三平面理论从“形体”“构意”“职用”的角度，为我们深入剖析了汉字的结构与内涵，让我们对汉字有了更为系统和全面的认识。然而，如何将其与部件教学法结合，以帮助汉语学习者更高效地掌握汉字，成为了关键所在。我们需要思考，依据汉字三平面理论，优化部件教学的具体流程及其教学策略，探索其在对外汉语部件教学应用阶段的路径与方法。

### 1. “形体”与部件教学

汉字教学贯穿对外汉语教学的全过程，尤其是汉字形体的教学在初级阶段便是重中之重。根据汉字形体结构复杂的特点，这一阶段教学一般会从笔画、笔顺、部件、结构布局等

<sup>21</sup> 李运富：《汉字学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3-201页。

多个方面逐渐递进深入。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将汉字拆分成基本笔画和笔顺这种方式太烦琐,也耗费时间,且长久使用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这个时候就应该结合部件教学法进行教学。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表明,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字规律的认识会促进对目的语的学习。郝美玲、范慧琴《部件特征与结构类型对留学生汉字书写的影响》(2008)研究表明,初学汉语的留学生不仅能够意识到部件构字的规律,而且能在学习过程中对此加以利用。留学生在书写过程中对部件信息的利用程度是随着学习者汉字知识的增长而发展的。<sup>22</sup>

从汉字三平面的“形体”这一视角来看,首先应对汉字形体、构形进行有效地分析。汉字形体实质上是一种符号呈现,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其实也就是对符号构成的分析。而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掌握文字的具体构成并非必需,关键在于理解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那么,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时最好将汉字形体演变进行呈现,从字形出发,由形体到构意、职用。具体来说,比如在学习“木”这个字时,教师就可以展示“木”的字源字形演变,甲骨文为, 金文为, 说文小篆为, 现行字形为木,像树木形,上为枝叶,下为树根,根据字形分析得到构意,即本义树木。在此基础上,学习以“木”为部首的字,如“林、森、树、材”等字时,便可以利用迁移理论让学生通过字形初步猜测意义,明确这些字都与“树木”有关,“林”表示丛聚的树木,“森”表示树木丛生繁密,“树”表示木本植物,“材”表示木材、木料,利用部件帮助学生理解汉字。再比如“口”字,甲骨文为, 金文为, 说文小篆为, 现行字形为口,甲骨文字形像人的口形,那么“口”的本义就是口腔器官——嘴。学习了“口”字之后,可以根据此衍生学习与口相关的汉字,如“吃、喝、号、叮、吸”等字,因为这些字都与口部的进食、发声等动作有关。

但也不是所有的汉字都适用于溯源。这种方法对于独体字、象形字且意义由古至今变化不大甚至相同的汉字更为有效。另外,汉字作为符号,在文字的演变过程中,有些汉字内部的一点一画已失去其原有的区别意义,从而导致形体相近的字易于混淆。<sup>23</sup>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形近字辨析是其难点之一。那么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应进行形近部件的对比学习,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帮助学习者区分不同之处,也可以依靠系联关系进行串联学习。举例来说,在学习了“口”这个字后,可以将“口”与“日”“目”等字形相近的汉字放到一起学习,然后将以此三个为偏旁的字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学习,让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通过部件单位了解到区别的地方和容易出错的位置。

## 2. “构意”与部件教学

现代汉字在结构上是由部件组成的,部件是笔画和整字的桥梁。汉字的基本部件和基本结构模式都是有限的,成千上万的汉字则是由这两者进行组合而生成的。因此,汉字的基本部件会多次出现在不同的整字中。汉字的结构与意义紧密相连,通过与具体的偏旁、部件相

<sup>22</sup> 郝美玲、范慧琴:《部件特征与结构类型对留学生汉字书写的影响》,《语言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5期,第24-31页。

<sup>23</sup>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8-234页。

结合而表现出来。例如，“口”是构字最多的偏旁，其位置可以居左，如“吟、喝”；可以居右，如“知、和”，可以在上，如“架、哭”；也可以在下，如“召、吞”。相同的部件，若处于不同的结构位置，或者构不成现行汉字，或者组成意义大相径庭的字，像“含”与“吟”“架”与“枷”“部”与“陪”“召”与“叨”便是如此，这充分说明了部件结构在汉字系统中的重要性。然而，部件教学法主要是对汉字的字形进行教学，因此只能是对外汉字教学的一个阶段性方法，因此我们不应把它视作是对外汉字教学的全部。

如果将部件教学法与汉字三平面的“构意”相结合，首先应该考虑的应该是部件切分问题，即切分之后的部件应尽可能的有意义。因为只有切分的部件可分析才能通过结构更好地理解汉字的字理和文化。这也是对外汉字教学的重点、难点所在。从汉字本身来看，形声字在汉字系统中占比约达 80%，因此，针对这部分汉字，部件的教学讲解显得尤为重要。比如，“东”“冻”“栋”三字，其中“冫”表示结冰，冰冻，“木”表示与树木有关，而“东”“冻”“栋”三字都发“dong”这个音，只是语调有所不同。掌握这个规律，便能迅速识记大量的汉字。对于现代汉字来说，由于形体的演变和音、义的发展，许多形声字也发生了变化，不经过仔细分析很难发现形声关联。但是这也并不代表不能通过形体结构分析汉字字理。比如“瑶”，左边是“王”，右边为“摇”，而“摇”却很难看出是形声字。但可以从汉字字源的角度观察，凡是以“摇”为构件的字都读“yao”，如“摇”“遥”“谣”等，这说明“摇”带有“yao”的语音信息。同理，以“王”为构件的“琼”“琳”“玲”“环”“玃”等字都与玉石有关，这样联系起来可知“瑶”也是一种玉石。从部件出发，根据构形分析字理，这样一来就能更好地理解字义和文化知识。

然而，是否所有的汉字都能从人文创造的理据性出发去解释呢？答案自然是应分情况讨论，要按照不同的标准去进行文字的构形分析。比如，在汉字的实际应用和教学方面，以及学术探讨与研究方面，对汉字构形的分析应该有所区分。遵循文字规律，现代汉字越来越倾向于体现文字作为符号本身的作用，追求便利简单的结构，比如简化字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汉字烦琐神秘的封印，符合社会对于文字的需求。特别是记号字的出现，其区别性强、结构简单的特点提高了文字表达的效率，但同时其无理据性的特点也使得汉字文化内涵丢失。对于这部分特殊的汉字来说，在对外汉字教学时应更多地强调汉字的整体符号性。比如，“准则”这两个字，我们可以视为记号字，并遵循记号字的教学规律来进行教学。如果想把识字教学与构形理据相关联，那就要在正确释读“准则”一词的基础上层层深入：第一步，先把词“准则”分解为词素“准”与“则”，并分别解释词素意义。通过水准、准绳、准则、标准、准确等词汇，我们可以归纳出“准”的意义；而“则”的含义，可以通过规则、法则等词汇进行归纳。第二步，进行字形与本义的溯源。“准”字相对简单，溯源至繁体字形态“準”，可以知道其从水、隹声，只是因为古今字音发生了变化，“准”与“隹”现在的读音并不一致；而“则”作为表意字，其字形与本义溯源则较为复杂，这些内容显然超出了应用识字的范围。我们不能为了让学生认识“准”字去学习“準”“隹”，再进一步去解释“準”

中的上半部分“淮”与“淮”无关等，更不要说还要学习更多的“则”的古文字字形，了解其论证过程。<sup>24</sup>这些都不是汉字教学的内容，而是汉字研究的对象。

对外汉字教学教的是现代规范汉字，所以在教学实践中也应根据文字类型、文字应用等情况阐释和教学，而不是进行理据重构。因为学习汉字的终极任务是应用和交流，所以对于汉字深层结构过于复杂的情况应予以忽略，如“趙”为何变为“赵”、“肖”为何写成“×”，这类问题就不应该增加学生的负担，因为文字的应用价值其实主要还是符号价值，而汉字所拥有的独特理据价值只是帮助学习者记忆理解的方式方法，而汉字教学时过度解读反而会加重识字的难度。

### 3. “职用”与部件教学

由于汉字使用职能的复杂性和汉字“形音义”不一一对应等特点，汉语中确实存在字词不对应、字词关系复杂的情况，汉字也普遍存在一字多用和多字同用的复杂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汉语汉字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汉字的基本职能有本用、兼用、借用三种，其载体形式不会变化，无论是“花钱”的“花”还是“鲜花”的“花”，都是“花”这个汉字，只是字义并不同。从掌握汉字形体这个角度来说，通过部件教学可以使学生开阔思维，掌握通过部件可以学习汉字的方法，培养学习者独立思考、观察并分析汉字的能力，从而达到老师的汉字教学目的。然而汉语毕竟是一门语言，学习汉字是为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与人交际，故汉字如何“职用”应该是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教学重点，也理应是最终的教学目的。

但是，部件教学法显然在展示字词对应关系、使用属性以及如何记录汉语等方面存在不足。故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将部件教学法与汉字三平面相结合，利用汉字职用的系统性掌握汉语词义。比如，在学习“串”这个字时，解释为上下两个“口”表示两个事物，中间用“丨”（长条状的物体）串联起来。本义就是把事物逐个连贯起，成为整体。在学生掌握其本义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讲解其引申义：1. 名词，用于连贯而成的物品。（羊肉串）2. 量词，用于连贯在一起的东西。（一串钥匙）3. 动词，勾结。（串通）4. 错误地连接。（串行）5. 由这里到那里走动。（走街串巷）6. 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杂在一起而改变了原来的特征。（串味儿）这样一来汉字的引申脉络就更加清晰了，学习起来更为高效且富有成效。然而，这种由本义出发，辐射式展开的教学方法，对学习者的学习程度和阶段有着较高的要求，同时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学习者记忆负担。

总的来说，通过部件教学使学生掌握汉字形体及基本字义后，再根据急用先学、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原则，利用字义扩展、字词组合、组句等方式帮助学习者了解基本的使用情况与情景场景，这样可以由汉字的本用逐渐过渡到兼用、借用，循序渐进掌握汉字的职能，真正做到“学在课本”“用在生活”。

根据汉字三平面理论，我们从“形体”“构意”“职用”三个视角论述了其部件教学

<sup>24</sup> 李守奎：《论记号字在汉字学中的定位及其理论意义》，《汉字汉语研究》2023年第3期，第3-23页。

法的关系和教学侧重点,但在具体的国际中文教学实践中,这三个方面都是相互联系且不可或缺的。教师应该将汉字三平面理论作为指导,将部件教学法作为具体的实施方法之一,全面考察汉字的形体、构意和职用。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更准确、有效地进行汉字教学。

### 三、部件教学法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优势与不足

#### (一) 部件教学法的优势

首先,利用部件教学法进行汉字教学是适应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学习者学习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学习者通常缺乏对汉字的构造理据、构字法等复杂内容的认知能力,如果在教学中过多讲解理据性或知识性较强的内容,不仅难以被学习者理解,还会增加其学习负担,甚至引发畏难情绪,若利用部件教学法,根据汉字字形进行教学,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且部件是由笔画构成的,是组配汉字的构字单位,介于笔画与整字之间,故若按照汉字的形体切分部件,可以避免把汉字分解的过细或过粗的问题,使汉字结构一目了然。例如,“休”字可以拆分为“人”和“木”,学习者只需理解“人靠在树上休息”的简单意义,即可轻松掌握该字。这种直观的拆分方式不仅有助于学习者快速识记汉字,还能让他们更好地理解汉字的构意。

其次,部件教学将汉字分为一个个简单的组成部分,符合心理学的记忆规律,有利于学习者识记。一般来说,记忆量越少,内容越简单,则记忆得越快,汉字部件的切分正好符合这样的情况。且语言要素的记忆效果与其构成因素能否发音有关,构成因素能发音则记忆成功率越高。也就是说,汉字拆分出来的记忆单位可称谓性越高,越有利于识记汉字。<sup>25</sup>部件教学法不仅有利于提高汉字识记的效率,还能使汉字教学内容循序渐进,更加有条理、有逻辑,这也符合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认知规律,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汉字。例如,“明”字可以拆分为两个可独立发音的部件,即“日”和“月”。“日”代表太阳,“月”代表月亮,二者都是生活中常见且易发音、好记忆的部件。学习者对“日”“月”印象深刻,将它们组合理解为日月发光带来光明,即“明”。从简单的部件入手,符合由简到繁的认知规律,有助于学习者高效理解与识记该字。

最后,在汉字教学实践中发现,与其他汉字教学法相比,部件教学法对外国留学生,尤其是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学习汉字具有显著优势。因为汉字作为“方块字”,与拼音文字截然不同,且汉字中有很多相似部件的形近字,在留学生学习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用错、混用部件等情况,例如:“睛-晴”“吗-妈”“峰-锋”等,故若在教学中使用部件教学法来展示汉字结构与部件之间的关系,讲清楚部件“目-日”“口-女”“山-车”的意思与区别,以及这些部件与“青”“马”“犛”组合后新的字是什么意思,区别是什么等内容,便会减少错误的发生。另外,汉字部件中所蕴含的文化知识、故事等也会引起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增强学习者学习汉语汉字的信心。例如,“家”这个字,用部件教学法拆解,可以分成“宀”

<sup>25</sup> 崔永华:《汉字部件和对外汉字教学》,《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3期,第49-52页。

和“豕”。“宀”的形状很像房屋的屋顶，代表着住所；“豕”在古代指的是猪。在农耕社会时期，人们家里养猪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猪的数量往往代表着家庭的财富和生活的富足程度。家里养着猪，意味着生活安稳、衣食无忧，所以古人就用“宀”和“豕”组合成“家”字。了解这一文化背景后，学习者能轻松记住“家”字的写法，并对汉字背后的文化故事产生浓厚兴趣，进而更有信心探索更多汉字的奥秘。再比如，“孝”字，由“老”的上半部分和“子”组成。从字形上看，像是一个老人在上，孩子在下，孩子搀扶着老人，这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子女要侍奉、赡养老人，尊敬长辈。

## （二）部件教学法的不足

任何一种教学法都不会是完美的，都会存在一些不足，不是适用于学习的各个阶段的，部件教学法也是如此。

首先，由于部件教学法本身侧重于汉字的外部形态，故在实际教学中很容易出现只重视字形而忽视汉字字音、字义以及汉字应用等方面的问题。汉字形、音、义的关系较复杂，汉语中也存在许多同音或多音的部件。比如：示音部件“了”有两个读音“le”和“liǎo”，学习者学习时往往会先掌握经常用到的“le”这个音，但是遇到“辽”“疗”等字时，需读“liáo”，这就容易导致记忆混淆，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学习的难度。

其次，部件教学法存在难以区分形近字的问题。部件教学法的教学重点虽为汉字字形，但也不能将所有的汉字字形进行区分。汉语中存在数量庞大的形近字，这些字对中国人来说也会有一定的困难，如“土”和“士”“人”和“入”“己”和“巳”等，这些汉字不论如何切分，得出的部件都很相似甚至相同，但是意义、读音却相去甚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部件教学法就不是很有效了。

最后，由于汉字数量庞大、规律不一，故也不是所有的汉字都能进行拆分、整合且仍有意义的。关于部件拆分的原则、方法以及情况虽在学界仍有诸多分歧，但从宏观上看也是在趋向统一，即结合现代汉字的特点，将其按形进行理据拆分。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无法切分或切分出无意义、无称谓部件。且在实际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对于汉字拆分后的部件往往并非是学生已掌握的汉字，也就是说在教学顺序上可能存在不合理之处，难以与语音、语法等教学体系有效整合，从而影响学习者的综合学习效果。

综上，部件教学法在实际应用中既展现出显著的优势，也存在一些不足。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部件教学法本身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另一方面汉字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也为汉字教学带来了诸多挑战。所以，在教学中，我们应充分了解每一个汉字的性质和特点，从而寻找并运用最合适的教学方法，以更好地开展汉字教学工作。正如高文元《汉字教学话》（1991）所说：“如果只采取一种识字方法，是不可能很好地完成识字教学的全部任务的”，为了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必须使各种识字教学方法“互相结合，取长补短”。

## 参考文献：

- [1] 文之初：《汉字部件应该规定名称》，《文字改革》1965年第10期。
- [2] 吴建一：《偏旁所处部位及其名称》，《文字改革》1965年第9期。
- [3] 苏静白：《运用部件分析字形进行识字》，《文字改革》1982年第1期。
- [4] 岳霞：《“砂糖”故事① | 首创部件识字法，小学老师拿到教育部劳动模范奖》，《长沙晚报》2023年9月18日。
- [5] 张普：《汉字部件分析的方法和理论》，《语文研究》1984年第1期。
- [6] 张一平：《汉字编码技术与中文信息处理》，《殷都学刊》1985年第2期。
- [7] 潘天华：《“汉字部件教学法”刍议——兼论汉字教学方法应与编码方法“兼容”》，《镇江高专学报（综合版）》1994年12月第3、4期合刊。
- [8] 苏培成：《现代汉字的部件切分》，《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3期。
- [9] 张旺熹：《从汉字部件到汉字结构——谈对外汉字教学》，《世界汉语教学》1990年第2期。
- [10] 崔永华：《汉字部件和对外汉字教学》，《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3期。
- [11] 傅永和：《汉字的部件》，《汉字研究与整理》1991年第12期。
- [12] 潘德孚，詹振权：《汉字部件的研究》，《中文信息》1995年第3期。
- [13] 费锦昌：《现代汉字部件探究》，《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2期。
- [14] 班吉庆、张亚军：《汉字部件的定义》，《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 [15] 闵意雯，沈基松：《谈对外汉字教学中的部件教学》，《课程教学》2017年第15期。
- [16] 万业馨：《文字学视野中的部件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期。
- [17] 赵雅思，岳静：《对外汉语教学中部件教学法研究》，《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2年第4期。
- [18] 臧婷：《“部件教学法”在汉字教学中的应用》（硕士论文），华中科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2年。
- [19] 石肖：《部件教学法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安阳师范学院留学生为例》（硕士论文），安阳师范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9年。
- [20] 王文田：《对外汉语常用汉字教学法研究》（硕士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6年。
- [21] 李运富：《汉字语用学论纲》，《励耘学刊（语言卷）》2005年第1期。
- [22] 李运富：《汉字学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 [23] 郝美玲、范慧琴：《部件特征与结构类型对留学生汉字书写的影响》，《语言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5期。
- [24]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
- [25] 李守奎：《论记号字在汉字学中的定位及其理论意义》，《汉字汉语研究》2023年第3期。
- [26] 陈氏锦绒：《部首教学法在越南大学生汉字教学中的实验研究》（硕士论文），河北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22年。
- [27] 朱旻文：《汉字等级大纲甲级字教学方法分类研究》（硕士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20年。
- [28] 赵一夫：《基于汉字学三平面理论的非洲布隆迪学生汉字教学实验》（硕士论文），渤海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7年。
- [29] 黄雅琴：《母语为汉语的部件教学法给对外汉字教学的启示和借鉴》（硕士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20年。
- [30] 肖雨烟：《对外汉语中的汉字部件分析与部件教学法》（硕士论文），湖南师范大学对外汉语专业，2019年。

## The Application of Component Teaching Method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Planar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ZhaoLIN

(Zhengzhou University, School of Literature, Henan, Zhengzhou 450001)

**Abstract:** The component-based teaching method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approache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or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holds significant value.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is metho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form," "meaning," and "function" —by integrating the three-plane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by breaking down characters into basic components, the component-based teaching method helps learners better understand and memorize character structures, thereby enhancing learning efficiency. However, the method also has limitations, such as potential neglect of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difficulty in distinguishing similar-looking characters, and possible issues with the teaching sequence. Therefore, it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other teaching methods to complement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thereby more effectively achieving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improving learners' proficiency.

**Keywords:** component-based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 structure; three-plane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作者简介:**郑州大学文学院 2023 级研究生,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